

露水凉,霜叶红,雁群越平房,一阵疾风刮过来,榆、杨、白蜡的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。海河水望过去冷丝丝的,城里人们提紧宽大的风衣领子倾身而行。

我想起儿时的水铺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天津市,民居差不多全是平房。一趟趟狭窄的马路,一条条曲里拐弯的胡同,一座座挨挤着的大、小杂院儿。小杂院儿,每院大致住三四户,每户人家大多只一间房;大杂院儿,住七八户到二十几户不等。“老天津卫”们从他们牙牙学语开始,大抵都是在这里长大的。

住大、小杂院儿的人家早上一般都不生火,到上午10点来钟再生火做饭。家家户户生炉子时蹿出的烟味弥漫了一条条的胡同。

我小时候住在天津城区西南城角一个小杂院儿里。那时的人们早上想喝杯开水,沏壶茶,得到水铺去打。一暖瓶开水打来了,对门住的刘娘早把小饭桌放好,桌上一把黄铜提梁瓷壶,配着棉茶壶套,壶嘴露在外面,提梁已被手摸得锃亮。

把茶叶倒在茶叶罐儿盖子里,再倾进茶壶——不能下手捏,这是规矩。茶沏上了,刘娘把壶拎得老高:

“她婶子,您来碗,新沏的香片(茉莉花茶),快快,您拿个杯过来,别嫌我的不干净。”

“那谁,许爷,来碗。”茶还没喝,心就热乎了。

倒不是因为手懒,人们做饭、烧水要“点炉子”。若自家早早点着炉子,只烧一

道上的皮革研究所。水铺坐东朝西一间门脸儿。我第一次去打水时才七八岁,是我闹着要去的,因为觉着好玩。母亲怕我烫着,常不让我去。我却总乘她忙手里活计,抱起竹篾壳暖瓶就跑。

我推门进了水铺,东瞅瞅,西看看,“张大大,来壶水。”水铺主人姓张,头发花白,高个,他手边放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。张大大接过我

## 水铺

闲更

壶开水,成本太高——因为那时煤球、劈柴都是凭本按月限量供应的,你用超了,还怎么做饭。靠用电也甭想,电力紧张,每家也就一个灯头,供照明用,还常常超负荷。所以各家都愿意从水铺买开水供家人饮用。

那时候离西南城角不远的广开大街上有间水铺,这条街南北向,街两边和周边一带自然全是平房,唯一例外有座二层小楼,那是位于附近黄河

手里的竹篾壳暖瓶,把瓶塞头儿冲上放锅盖上,手攥一长把带嘴的白铁水舀,声儿不大却板起面孔:“靠后。”水一滴不洒地注入瓶中。

这时打开水的人多了起来,样式不同的暖瓶挨成一排。他没有和大人说话,弯腰把提梁握到我手里,这才露出笑模样儿摸下我脑袋,一再叮嘱:“宝贝儿(天津人对小孩子的爱称)攥住,别晃悠,别在马路(上)玩。”

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,当着众人的面,公开剖析了战胜项羽的原因,其中一句: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镇国家,抚百姓,给馈饷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”

汉高祖深知“用众人之智成大业”的道理,而且承认自己没有特殊的本领,这是很了不起的胸襟,也是他

## 不如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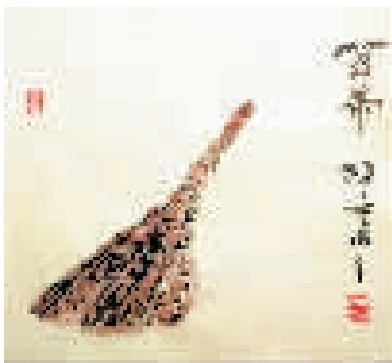
季湘

成功的思想基础。作为领导,不可能事事自己操办。选择有能力的人,放在合适的位置,发挥这个人的能力,才算得上大眼界。

反观身边,有些人羞于承认“不如人”。即便真的“不如人”,也要装作什么都懂、什么都会,心气高傲,目空一切。其实,再优秀的人也会有“不如人”的地方。承认“不如人”,不仅不会失去,还会得到很多。

## 笤帚一种

李新宇



笤帚之一,扫地用,如今仍然常见。它由脱粒之后的高粱穗做成,战胜了黍子笤帚,战胜了稷子笤帚,却注定要被塑料笤帚所战胜——因为已经很少有手艺人去做这类笤帚了。

连载

## 侠义跤坛

姚宗瑛

五十八、仗义疏财解危难  
见卖艺的女孩再次被打,围观的人群一阵喧哗。一个衣着休闲装、留着仁丹胡的黄脸汉子冲到周大头面前,二话不说,结实实给了他一记耳光。周大头被打得转了一圈,刚要还手,就听“仁丹胡”一字一顿地说:“你的,欺负女人,八嘎呀路!”

看长相听语音,原来黄脸汉子是日本人,这一回,周大头吓得屁滚尿流,扭头跑开了。

郭士林没跑,他要看看个究竟。

只见那个“仁丹胡”从怀里拿出10块钱,递给中年男子:“你的,看病。”说完便转身走了。

谁都没想到,病恹恹的

中年男子把“仁丹胡”给的钱,随手放在地上,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日本人的钱,俺不要。”说完,让两个女孩扶着自己,准备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

忽然,有人在场边喊了一声:“别走!”来者何人?是嘎小子武笑生和他几个弟兄。

武笑生对那中年男子说:“你们先别走,我有话说。我们刚过来就看见周大头欺负你们,又见那个日本人把周大头给打跑了。你是落难之人,用不着这么耿直,谁的棉袄不过冬?日本人的钱也能买东西,也能治病,为嘛不要?”

中年男子说:“俺山东让日本人祸害苦了,日本人能有啥好心?不义之财,俺饿死也不要!”

武笑生把那10块钱拾起来,嘍嘍牙花子:“朋友,你是冻死迎风站,饿死不弯腰,人穷志不穷的好汉子!”回头对弟兄们说:“你们谁带着钱了?都掏出来,给我。”

几个弟兄赶紧掏口袋,这个一块两块,那个三毛五毛,武笑生把钱凑起来数了数,整十六块钱。他对中年

男子说,“日本人的钱归我们,我不嫌脏。你拿我们哥几个凑的钱去看病,不用还。等你病好了,你们爷仨愿意来这儿卖艺,我跟哥几个给你们盯着,挣多挣少都是你们的。我不信还有人敢欺负你们!赶明儿我就在这旁边也弄个跤场,实在不行咱就搭伙,摔跤、打把式交叉表演,谁挣的钱归谁——要不,你去南市洋车厂,那儿的张老板是我朋友,提我武笑生,他可以不要押金租胶皮车给你。等你把身子养好了,拉胶皮也能一家糊口。”

武笑生又瞟一眼两个女孩,接着对中年男子说:“天津卫嘛人都有,等你病好了,再让你闺女打把势卖艺——有个男人撑着,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中年男子感激地点点头说:“谢谢你,那咱后会有期。”武笑生又伸手一拦,说:“看你这身子骨,怎么走?”然后把刚才日本人留下的那10块钱递给身边弟兄,“去找辆胶皮,送他去医院——车钱、看病的钱,就用咱这10块钱。”武笑生故意把那10块钱说成“咱”的,免得中年男子嫌弃……

这水铺房间里迎面左首砌着灶台,卧三口烧水大锅,几乎挤满屋子大半空间。木锅盖均分两半,一半是固定的,靠外的另一半是活盖儿,既保温又方便舀水。门近旁那口铁锅的水总是开着,翻着小小的水花儿。曾有怀旧文称,水铺主家为少烧燃料,在锅里倒扣一个碗,水不开,锅里却咕咕响。可我小时候从未打过不开的水,倒是水铺主家会偶尔提醒打水顾客:“等会儿!”也未听过爹妈和邻居长辈们褒贬过水铺。靠里的两口锅可能是预热水的。水铺用的燃料呢?记不准是锯末、木屑还是煤炭,可灶膛口透出的红火光,火星一闪一闪的,这情形于今仍如在眼前。

现在还有水铺。在拥挤时尚的楼宇间,可见霓虹灯拼出“水铺”二字频频闪烁,比如在津城南开区、和平区的繁华街面上就有十几家,少男俊女们说着笑着走进来,端出来的却是一杯杯珍珠奶茶、金桔柠檬、芒果冰沙、蜂蜜绿茶,一定很甜……可我却依然怀想儿时水铺的味道。

这几天牙有点疼,忽然想起老早看过的一首诗,写拔牙的,记得有几句:“拔掉了还疼/一种空洞的疼/仿佛爱情”。诗写得有味。我拔过几回牙,拔牙当然都是痛苦的经历,但有两回还蛮好玩的。

十多年前,我去省口腔医院拔牙,挂的专家号,男医生五十岁左右,个高体壮。要拔的是上面最里头的一颗牙,又敲又拽了半天,我都能听到医生喘粗气了,牙还是弄不下来。医生便叫来一个护士,让她抱紧我的头,重新要把钳子伸进我嘴里时,我感觉到医生的动作停顿了一下,估计是在憋一下劲,我听到了护士轻轻的笑声。当牙终于被拔出来时,我歪头看了一下,可怜的医生已经是一头的汗,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。幸亏是这样个高体壮的男医生,若是一位瘦小的女医生,还不把人家累哭啊!医生拔牙原来也是体力活,做什么容易的呢?这颗牙也倔,有点像主人。

去年中秋节,家里煮老菱,我嘴馋吃了几只,把牙咬坏了,疼得不得了,只好去医院看。挂的张主任的号,很多年前就请张主任看过牙,他是医院口腔科的第一块牌子。看了我的牙,裂了,张主任说要弄弄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个弄法,他已操起家伙从我嘴里拽出裂开的小半颗牙。麻药都没有打,当然疼,疼得我正要喊两声,张主任已收拾家伙。他跟我说,坐到外面观察半小时就可以回家,且不要我交费了。半小时到了,好像不应该这样就走,我过去向张主任打招呼,尤其感谢他连拔牙费都没有要。我连声说“谢谢”,张主任眼睛一瞪:“不要多说话,淌血!家去!家去!”真是一位个性可爱的医生,真是一位好医生。

我拔掉过几颗牙,都没有再装假牙,我是怕麻烦,并不是要专门空在那里,想体验什么“仿佛爱情”。

## 网络新词语

### 小孩哥小孩姐

赵超

“小孩哥小孩姐”是对一些才华横溢、技能超群的孩子的友好亲切且尊敬的称呼。这些小孩在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、科技等方面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天赋,其出色的表现让成年人感到惊讶和自叹不如,忍不住想尊称

他们为“大哥大姐”。但鉴于他们年龄尚小,直接称呼他们为“哥”或“姐”不太合适,于是网友们便称呼他们为“小孩哥小孩姐”,这一称呼包含了对他们能力的肯定和敬意。

连载

连载

## 养命之方

罗大伦 著
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坐班车的时候,我真的感觉胸中这口气提不上来,就是气往下走,呼吸短气,我当时心中立刻就反应过来,这就是张锡纯讲的大气下陷。劳累过后又去讲课,耗气太多。

所以,过去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老先生怎么讲课呢?一根人参往水里面一泡,泡一杯,一边讲课一边喝,补气,这是经验。当时我是深深体会到张锡纯讲的,说话过多后短气是什么样。

话说回来,当时这位老师就问张锡纯怎么办。张锡纯说,需要服点补气的药——“多服生补气分之药”。张锡纯想给他开方子,可这位老师不爱喝中药,他说:“我喜欢喝酒,你能不能把这药开成药酒,我泡酒喝。”张锡纯就给他开了一个泡酒的方子。

结果怎么样呢?老师喝了十多天这个酒,病就好了,之后他就不喝了,觉得没事了。但后来张锡纯听说,两年以后这位老师有一天讲完课从学校回

家,步行了两里地,气突然就上不来了,回到家以后“不能言语”。然后,瞬间就去世了——“倏忽而亡”。

现在看很可惜,他当时如果能够认真服药,再锻炼身体、减肥,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。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说话太多会耗气,如果我们判断自己气虚的话,要学会补气。